

歌唱吧爸爸

万家灯火

□朱朱

翻到老爸的一张旧照片,大概60多岁吧,在逗外孙女,眉毛眼睛里全是笑,也全是戏。他逗外孙女的时候喜欢唱歌,唱得最多的是《南泥湾》,一边唱,手脚还有动作,外孙女笑得嘎嘎响。到了哄外孙女睡觉的时候,还是这首《南泥湾》,轻柔的,小孩子头靠在他的肩头,居然也能睡得香喷喷。

其实老爸嗓音不咋的,唱起来也没有旋律的韵味,有点像理科生感慨九寨沟的美景,意思到了,就是不够生动。比如他从前喜欢一边做家务,一边用俄语唱《喀秋莎》,低音到高笔直地向上冲刺,像录完没经过处理的干音,很原生态,少有专业的美感,喜感倒是满满的。

不记得我唱的歌是谁教的,但我印象深刻的是歌唱中的老爸走路带风,嗓门儿洪亮,人未见先闻笑声,还是特别爽朗的笑声。他热爱歌曲文艺,爱到无所适从。尽管那时候不富裕,老爸依然勒紧裤腰带喝尽所能地当一个音乐发烧友。他最先买的是口琴,第一首曲子《南泥湾》,第二首《小小竹排》,后来买了二胡,拉的第一首《南泥湾》,第二首《洪湖水浪打浪》。再后来是笛子,也热乎了好一阵子,家里笛膜、松香、琴弦配得整齐好看。老爸说,《南泥湾》这首歌谱子简单啊,唱起来心里高兴。再再后来,他斥“巨资”购买了一台留声机,吸引了整个院子里的人,特别是在周末的白天,他从早到晚听同一张唱片,那时我才八九岁的样子,听久了,每一首歌都会唱了。

人到中年,会遇到很奇怪的事,记不清昨晚跟谁吃的饭,却时常想起过去的事,对几十年前学会的歌记忆犹新,《浏阳河》《我的祖国》《党啊亲爱的妈妈》《我爱你塞北的雪》,都是我在学生时代站在教室黑板跟前清唱过的。虽然不是老爸教我唱的,其实就是他教我唱的。

从前的饭桌上都会有收音机的陪伴,早上听新闻,中午听每周之歌,晚上我们要做作业,做完作业,便是全家人的娱乐时间。我们家有手鼓、快板儿里的大竹板儿和小竹板儿,那会儿刚刚有黑白电视,老爸左右手配合得挺像那么回事儿,节奏跟电视里的一模一样。就是说词不咋的,老是带着他改不掉的湖南口音。

老爸雷打不动每天看新闻联播,几十年如一日地关注国家政策尤其是经济发展,他常说自己是国家政策的受益者,几乎每次好政策都让他赶上了。改革开放后他大胆尝试搞起了副业,家里的经济条件也迅速提高,我们家买了院子里第一台三元牌彩色电视机、三门冰箱,还有初装费很高的电话。那时我与哥哥已经长大,毫无悬念都成了歌迷,买了很多磁带,晚上写作业会悄悄塞上耳机。等到各自外出求学,相互来往的信件中都少不了在学校登台的照片。

老爸重新唱歌,还是在孙辈们出生以后,他把《南泥湾》当成一首不错的起床歌和摇篮曲,听他唱歌的时候,那头发根根竖起的壮年,和满脸皱纹白发星点的老头子叠影重重,仿佛回到了我的童年时代。“来到了南泥湾,南泥湾好地方啊,好地方,好地方,好风光,到处是庄稼,遍地是牛羊,啊!”这首曲子1943年诞生在延安,三五九旅的八路军战士们在南泥湾开荒生产,实现了自给自足。或许老爸对这首歌的执着只是因为旋律简单、歌词朗朗上口,可能他也不知道这种巧合的深意。他一个穷人家长大的山里孩子,赤手空拳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,在一个小小的事业单位施展技术养活自己,再娶妻生子,又紧跟政策的号召,实现了很多他自己想都不敢想的愿望,都是因为遇上了一个好的时代。

老爸在他80岁之前又赶上老城改造,老小区拆迁,又住上了新居。老夫夫妻俩每天都会在傍晚散步,看到新小区环境优美、绿树环绕,清澈的河水都会忍不住笑出声来,老妈每发一条朋友圈,都会在我前面写上“要感谢共产党!”每次我回去送点吃食或是用的东西,她都笑着说:“谢谢丫头,也要感谢共产党!”问她啥意思啊,她说:“因为丫头也是党员啊!”老爸在一旁笑,他的笑容仿佛是一首岁月的歌。

榴花红似火
方箬

缓慢的行走

□夏俊山

看上去,这是一条寻常的小街,长不足千米,我却走了整整4个小时!

这条街位于武汉市武昌区司门口,浩浩长江的南岸、巍巍大桥的脚下。走进街,只见两旁树木森森,中间石板铺地,竹影摇曳处,是青砖灰瓦。儿子告诉我:这是中国第一红街,向前走,依次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、毛泽东旧居、陈潭秋烈士纪念馆、中共五大会议。

逛武汉,我当然要去党的五大会议。现在,儿子一介绍,我才知道,沿“红街”向前,让我停步的并不只是党的五大会议。最近的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。大门上方,周恩来题写的“毛泽东同志主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”匾额就像一块磁铁,吸引了我的目光,吸住了我的双脚。

忆往昔峥嵘岁月稠。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是在毛泽东同志的倡议下,由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一所培养农民运动干部的学校。1927年3月7日,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始上课。恽代英、方志敏、彭湃、夏明翰等优秀共产党员都曾在这里任教或工作。农讲所培养了一批领导农民运动的优秀干

部。伫立讲习所内,农讲所师生用过的物品、证章,霎时间就把我的思绪拉回到那血与火的时代。哦,为了开展土地革命,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,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,有多少党的优秀儿女告别亲人和家乡,贡献了宝贵的青春与热血啊!

再向前是毛泽东旧居纪念馆。1927年2月12日,毛泽东回到武昌,在党组织安排下,租下了一栋坐东朝西、青砖黑瓦的晚清民居式建筑。在这处砖木结构的旧宅里,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及儿子毛岸英、毛岸青、毛岸龙度过了最后一段美好的团聚生活,写成了著名的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。1956年,旧建筑因修武昌公园而拆除,现在的“毛泽东旧居”系1967年按原貌重建,并复原了毛泽东和杨开慧等所住的房间。睹物思人,回顾历史,我的心灵接受又一次洗礼。

继续向前。陈潭秋烈士纪念馆与中共五大会议纪念馆由同一处大门进入。陈潭秋原名澄,字云先,出生于湖北黄冈一个书香之家。1920年,陈潭秋和董必武等在武汉成立共产主义小组。1921年7月,陈潭秋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1927年,陈潭秋参加中共“五大”,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。1943年,陈

潭秋和毛泽民等在新疆迪化(今乌鲁木齐)被军阀盛世才秘密杀害。陈潭秋烈士纪念馆于1983年9月落成开馆。陈云题写了“陈潭秋烈士纪念馆”的馆名。馆内展出的文物有陈潭秋用过的围巾、帐钩、藤篓、长袖汗衫等。陈潭秋的一生,见证了中国革命的艰辛与曲折;陈潭秋的人格,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和可歌可泣的精神风貌。在陈潭秋的遗物前,我深切感受到国家繁荣富强、人民幸福安康背后的来之不易。

中共五大会议纪念馆是国内建设规模最大的党代会纪念馆。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,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召开,这次会上首次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。纪念馆既保留了原有建筑物的历史风貌,灰色的屋檐砖搭配红色的柱子,古朴而庄严,又通过展示丰富的文物和图片,利用多种现代技术和艺术手段,再现了中共五大召开的历史背景、会议过程和历史影响,潜移默化传达着革命先辈的坚定信念。

浩浩长江的南岸、巍巍大桥的脚下,一条看似寻常其实很不寻常的小街,尽管长不足千米,我走了4个小时,不,我仿佛走过了100年!

心窗片羽

暮春哀思访龙华

——兼思汤士伦、汤士佺烈士

□彭伟

在我的家乡,清明悼念亲人的时间有个风俗,节前节后10天都可。今岁清明过后,已入暮春,我随《百年风华 如皋印迹》摄制组,前往上海龙华烈士陵园,瞻仰龙华烈士。

仅是鲁迅先生的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,龙华24烈士早已名满天下。我素来喜存文学旧书,故而熟稔柔石他们的英名。今日来沪,一路满怀乡缘,别有心绪:24名烈士中的汤士伦、汤士佺兄弟,正是我的同乡——如皋人。

赶到龙华,已近上午10点,艳阳高照,光彩熠熠。从2号门进入,他们沿途取景,拍摄空镜头;我于间隙,端详龙华“盛景”。沿着喷泉大道,伴着潺潺水声,拾级而上,我的脚步越发缓慢,我的心情越发凝重。行至陵园中心广场,两座巨大的雕塑,赫然入眼。举目仰望,崇敬在心中油然而生。红白相间的花海,伴着墨绿的草坪,撑起雕塑:怒气冲冲的农民、窃窃私语的战士、神采奕奕的学生、铁骨铮铮的狱友,或横着伸出手爪向天上,或站着拱起脊梁盯着地下,或坐着挺起胸膛直视前方——怒吼黑暗的旧世界、憧憬光明的新世界。两座纵横几十米的雕塑,像巨人一般,不离不弃地守护着龙华烈士陵园。伫立良久,痛定思痛,无论是身材,还是思想,我发现自己渺小起来。

倏忽,耳畔传来亲切的歌声,一批学生、多个武警,正在举行升旗仪式。随着国歌渐渐高亢,红旗冉冉升起,我有了“代入感”,仿佛又回到学生时代,望着眼前郁郁葱葱的树

木,远处大大小小的楼房,不禁唏嘘,黑暗全然不在,光明正在当下,心中吟唱起张爱萍将军的诗句:万紫千红春长在,英雄儿女笑九泉。

尾随学生的队伍,在嘈嘈切切的话语中,我徐步前行,进入金字塔状的烈士陵园。这里供奉的不是统治奴隶的法老,而是为人民牺牲的英烈。进入大厅,仿佛变了天地,鸦雀无声。在英烈面前,没有谁可以大声喧哗,只有默默地哀思。革命老人陈云于1991年题写的“龙华烈士纪念馆”,悄然映入眼帘,洒脱的笔墨,仿佛英烈壮志,蘸满豪情。

手泽当前,烽火如昨。1929年11月,时任江苏省委常委的陈云,在省委第二次党代会上指出:农民运动是一种发展的趋势,南通、如皋、泰兴的部分区域,已发展成游击战争的形势。他的看法,得到上上下下的认可。会后,红十四军经中央军委批准在如皋建立。汤士伦、汤士佺兄弟,既任县委书记、区长等职,又成为红十四军干部。兄弟二人外出革命,戴上坏凉帽,吓得地主老爷们,见“帽”丧胆,乖乖缴粮缴钱,支援革命。红十四军失败后,他俩南下上海,协助上级领导工作才遭不测。兄弟俩如何牺牲的呢?

我急切下楼,进入展厅中心区域,越过林育南、柔石、胡也频等知名烈士的展厅,大步流星地直赴汤氏兄弟的展厅。介绍他俩的文字,短短数句,信息少许;展柜中,只有一面红十四军军旗。望着眼前的画像,无法想象当日兄弟二人在华德路鸿运坊152号被捕的情景。耳边响

起汤家后人(过继)的口述:汤士伦说过革命不成功,不婚不育。最终他未食言。在如皋战斗时,汤士伦被敌人打掉了半截手指。正因半截手指,他被叛徒轻易指证。审判时,汤士伦曾豪迈地举高自己的手,回答敌人的质问:“这是我在苏北同国民党打仗的胜利记录。”

一生未婚为革命,半截手指守初心。汤士伦的英雄事迹,何等感人!身旁镌刻有汤氏兄弟英名的墙砖,开始一凸一凹地进进出出,仿佛铁锤砸向我的身躯;眼前的幻影动画,伴着悲哀不失浪漫的舞曲,闪着轻快不失凝重的画面,重现24名烈士可歌可泣的革命事迹。

走出展厅,重见天日,我来到了24名烈士牺牲的就义坑。仿佛一个巨大的虎口,中间散落着铁镣、衣服——那是如虎一般的国民党反动派,吞噬英烈后吐出的“骨头”。汤士伦的后人正好赶到,他们最有感触,沿着大坑,缓缓绕行,久久沉默——心到痛处已无声。说起当年,汤氏兄弟牺牲前,先行安排晚辈回如——一位16岁的女孩,带着一群弟妹,讨饭回到如皋。女孩常常坐在家门口,期盼汤家兄弟的归来。事过多年,杳无音信。其实早在1931年2月7日,汤氏兄弟就在龙华被秘密杀害。直到今年,整整90周年后,汤士伦的后人才获悉实情,前来祭拜。

忆旧抚今,如今的美好自当珍惜,那是用烈士的鲜血描出的胜景。在我的耳旁,又响起幻影动画的解说:龙华的英烈,光耀人间;英雄的精神,世代相传!

玉兰一瓣